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T9299/8125(44)

學海君道部創業類

帝王開基門九

大業篇四

晉并天下章一

帝王開基門十

大業篇五

晉并天下章二

帝王開基門十一

大業篇六

隋并天下章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三十二

創業類

帝王開基九

大業篇四

晉并天下章

宣帝姓司馬氏名懿河內溫縣人

晉書地理志懿少有奇節聰達多大畧漢獻帝建安六年辛巳歲郡
舉上計掾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達非子所及
也時曹操為司空聞而辟之懿不欲屈節曹氏辭以疾戊子六月
操為丞相又辟懿為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
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主簿乙未七月懿從操討張魯于漢中充之懿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既而從操伐孫權破之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郡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爲軍司馬懿嘗言于魏公操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操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是時天子都許蜀將關羽在荊州攻樊城禽于禁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懿與蔣濟言于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已而孫權襲羽禽之樊圍解操嫌荊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川者皆欲

徙之懿曰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遷出庚子春魏王操薨太子丕嗣位封懿爲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及魏受漢禪以懿爲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辛丑魏督軍官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甲辰秋七月魏主大興軍伐吳留懿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大將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錄尚書事乙巳魏主復大興舟師伐吳復命懿留許昌督後臺文書內鎮百姓外供軍資

漢後主建興四年

魏主丕黃初七丙午

夏五月魏主丕卒太子叡立

魏主丕疾篤召懿與曹真陳羣等並受遺詔輔政魏主丕殂太子睿即位

是爲明帝

改封懿舞陽侯

秋八月吳攻襄陽魏撫軍司馬懿擊破之

七月孫權圍江夏遣其將諸葛瑾等攻襄陽懿督諸軍擊破之斬其部將張霸并首級千餘又破其別將於尋陽十二月魏主以懿為驃騎大將軍

五年魏主獻太和元丁未冬十二月魏孟達以新城來歸魏將軍司馬懿帥兵攻之

六月魏主以懿都督荆豫二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初蜀將孟達以上庸降魏魏主不以為新城太守至是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許歸蜀申儀密表告之達懼欲叛懿恐達速發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

六年戊申春正月魏陷新城孟達死之

正月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與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于洛陽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主欲加隱實以問懿懿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魏主復命懿還鎮宛

八年庚戌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九月魏師還

七月司馬懿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時曹真請由斜谷伐蜀諸將數道並進魏主詔懿沂漢水由西城入與直會懿進軍自沔而上至于胸臆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九月奉詔班師

九年辛亥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

二月諸葛亮圍賈嗣魏平于祁山時大司馬曹真有疾魏主命懿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

以禦之三月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
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郤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
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亮分
兵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
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帝躡其後至
于鹵城又登上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
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懿乃使張郃攻南圍目
寨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
軍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中飛矢而卒魏主使使者
勞軍增封邑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諸郤穿成國渠溉田以
充軍

十二年

魏青龍
二甲寅

夏四月漢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

拒守

四月諸葛亮率衆十餘萬出斜谷至郤軍於渭水之南懿引軍渡
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
若西山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
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
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
戰懿不出亮乃遺以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使衛尉
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姜維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
者以示武於其衆耳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會亮病卒亮部
將楊儀引軍退懿追至赤岸不及而還乙卯春正月以懿爲遷太

尉累增封邑漢將馬岱侵魏懿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千餘級武
都氏王苻雙強端帥其屬六千餘人以降

程子曰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
沮死不久也

朱子曰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丘自
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
可盡信

元城劉氏曰司馬仲達乃諸葛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
故武侯不能取勝譬如奕碁有一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
乃低碁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
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淮陰旣

平魏趙而龍且尚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以平日
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
幘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接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才也故
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

卮言曰渭水之爭非孔明不能制仲達非仲達亦不能禦孔明
然當是時魏勢強而漢勢弱孔明勞而仲達逸也故仲達料孔
明之死而堅守以待之旣死而即還亦料蜀之無能爲矣孔明
不死則仲達不敢還也仲達不還則兵權未盡握也然則孔明
之死實魏晉存亡之幾也晉之樂章曰亮乃震斃天下寧深幸
其死耳嗚呼天哉

謝氏曰三國人材惟一孔明而將畧亦無出其右者曹名帝因

曹真張郃郭淮張名將不能扞禦自江陵召司馬懿屯駐長安
奇懿救襄陽而斬將大破吳師攻上庸而八日克誅孟達素有
韓白之略故對陳矯稱爲社稷之臣也孔明三出祁山方深究
魏國之盈虛熟知魏將之能否備諳地形之夷險殪張郃于木
門破郭淮于上邽懿亦歛軍依儉情見勢屈于鹵城駸駸乎有
包舉宇內席卷河朔之勢矣特以懿用兵如神未易長驅直搗
故休士三年預作木牛流馬之運悉衆十萬約吳大舉非復昔
年運糧不繼已志不伸之時也孔明軍渭水之南懿背壘渭濱
之北乃謂諸將以亮若出武功誠爲可憂西上五丈原諸將無
事矣旣而孔明果屯五丈世儒遂謂懿之智畧高于孔明予謂
大非也懿奸雄雖過於曹操而才德遠不如孔明其所以故爲
此言者料孔明之必上五丈而力不能制設爲詭辭以安諸將
之心朱子所謂英雄欺人不可盡信者此類也故相持百日挑
戰而閉營不出辱之巾幗佯怒表戰以示武惟探問孔明寢食
之勞逸治事之煩簡以覘其壽命之久近意謂所憚惟一孔明
死則餘非我敵不死則魏之君臣不免宵旰閔洛不可保全矣
量彼量己能謀能懼信非善知兵如懿者不能持重若此也戴
屏石遂稱懿以王疲客孔明已墮計中不死則師老亦當必破
殊不考木牛流馬之運糧懿旣未能邀遮而渭濱安堵之屯田
積穀允宜久駐兵精食足正可以老懿之師而懿又何敵之乘
矧孔明旣薨數日楊儀遵按成規旗鼓整軍懿猶歛軍退遁不
敢追逼致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謠當時魏邦百姓之服孔明

君臣之畏孔明時人之仰孔明者何如而戴氏爲此班刺之言邪觀懿按行營壘處所心懾神驚而歎其爲天下奇才蓋思天下惟亮愈于我他皆在其下風無孔明則魏國安于盤石司馬懿猶運掌也嗚呼孔明亡而魏以不亡仲達存而魏不能存豈天之所命非人力之所能移哉

延熙元年

魏景和二戊午

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遼東秋八月魏司馬

懿克遼東斬公孫淵

初魏主欲討遼東公孫淵以母丘儉爲幽州刺史使率諸軍屯遼東南界淵遂發兵逆儉於遼隧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爲燕王凡六年矣是年正月魏主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我淵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

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是月懿帥牛金胡遵等發京都六月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千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行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月餘不上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張靜犯令斬之軍中

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曰賊馮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雨霽懿乃合圍攻之淵乞送任不許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大兵急擊之斬淵于梁水之上懿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遂班師魏主遣使者勞軍于薊增封食邑

冬十二月魏主叡有疾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爲大將軍

魏主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校尉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鑒劉放中書令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不平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孝良陳誠固辭魏主引放資入臥內問曰

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魏主曰誰司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魏主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魏主魏主又從之放曰宜爲手詔魏主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床妃魏主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乃以曹爽爲大將軍又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爲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魏主令給使辟邪齋手詔召之先是燕王宇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遣懿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二年巳未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

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魏主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與曹爽
輔少子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二王示懿懿別指
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悞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
涕於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魏主尋卒芳嗣位

謝氏曰明帝見懿南擒孟達西卻孔明東克孫權北平遼左兵
不留行笑無遺策才識超出臣僚謂可伏之以託孤寄命而不
虞其無將之機醞釀素久睥睨魏鼎可移亦欲以曹瞞為師匠
也顧問陳矯曰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對曰朝廷之
望也社稷則未也是其不軌之心廷臣已先識之矣不俟師詔
之事而後曉然也矯與賈逵皆忠于魏室而矯之子騫逵之子
充皆以為晉佐命元勳豈但利祿之移人哉效華歆王朗而道
化之陵夷也

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

曹爽與懿並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各統兵三千
人共執朝政更宿殿內乘輿入殿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
事咨訪不敢專行丁謚為爽畫策使爽白魏主發詔轉懿為太傅
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權重也爽從
之二月以懿為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如漢肅何故

事

晉書帝紀曰爽言于魏主徙帝為大司馬朝議以為前後大司馬景蕘于位乃以帝為太傅

四年

魏主芳正始二年辛酉

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却之

四月吳主權遣全琮略淮南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柤中

在襄州南漳縣五

月懿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

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川口大獲而還魏主遣侍中常侍勞軍于宛秋七月增封食萬戶子弟十一人皆爲列侯癸亥秋九月吳諸葛恪屯皖欲圖壽春懿將兵入舒欲以攻恪吳主徙恪屯于柴桑懿乃大興屯守廣開陂渠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屯兵連屬甲子春正月懿至自淮南魏主使持節勞軍尚書鄧颺李勝等欲立曹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懿止之不能得爽果無功而還乙丑春魏主詔懿朝會乘輿升殿

十二年

魏嘉平元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初丁卯四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

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戊辰冬懿遂稱病篤爽等不復設備

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懿雖稱疾先已置二子於要地矣

己巳正月魏主謁高平陵爽與弟羲等皆從是月太白襲月懿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遂以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分遣高柔王觀據爽義營因奏爽罪惡于魏主曰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等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懿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懿雖挾太后以臨爽而其奏自言輒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

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懿使人說爽宜早自歸罪惟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已

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者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羲等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

二月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不受

二月魏主以懿為丞相增封邑二萬戶奏事不名懿固讓丞相冬

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不受庚午春懿以久疾

不任朝請每有大事魏主親幸第以諮訪焉

劉氏曰書以何命自上出也不受則懿亦可謂稍知節矣綱目

書九錫十四書加某九錫者一王莽書以某加九錫而不受者二

司馬懿書自加九錫者九曹操趙王倫桓玄蕭道成蕭衍陳霸先楊堅李淵王世充書自加

九錫而復辭者二司馬服劉裕然全忠以不滿而不受又非懿之比

矣

矣道

考異曰提要作魏司馬懿自為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按篡賊

例注曰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以自為自立書則

此當從提要為是

卮言曰司馬懿雖專朝政而丞相九錫之命猶出自魏主也故

綱目直書之書曰不受亦足以見其罪矣不然綱目豈罪操而

恕懿哉

十四年辛未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凌及楚王曹彪

初司空王凌時以將軍督揚州與其甥兖州刺史令狐愚謀以魏

主制於懿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

馬與彪相聞未幾愚病卒十二月魏主以凌為太尉是夏四月王

帝王開基 卷九
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兵以白懿懿
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為赦赦凌又為書諭陵已而大軍奄至百
尺堰在陳州凌乃迎降尋自殺五月懿進至壽春窮治其餘黨皆
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魏
主遣侍中持節勞軍于五池懿至自甘城魏主又使使持節策命
懿為相國封安平郡公懿固讓不受

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

晉紀八月卒追贈相國郡公謚宣文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
受禪追尊曰宣皇帝

晉紀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
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二王已來處其憂而為

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
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績治武以稜威
用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
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飭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
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
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
本無鬪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喙頓屈請戰千里詐
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
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
良將之道夫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
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

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耻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况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本紀論曰帝多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帝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淵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既而竟遷魏鼎云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蘇子由論曰世之說者謂司馬仲達之於魏而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事紂何以加焉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于上義士憤怨於下此則曹公之過矣司馬仲達則

不然明帝之末曹公之業方大雖明帝以淫害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皆以地勢迫切自比騎虎此亦自欺而已哉

景帝名師宣帝懿長子也

晉書景帝沉毅多大畧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懿將誅曹爽密與師謀之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加衛將軍

延熙十四年

魏嘉平三年辛未

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爲撫車大

將軍錄尚書事十五年

壬申

春正月魏以司馬師爲大將軍

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十二月魏人擊之戰于徐塘敗走

十月吳太傅諸葛恪會衆於東興更築西城分兵屯守鎮東將軍

諸葛誕言於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

王飛字

逼江陵仲恭

田丘字向

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

時王昶胡遵田丘儉各獻征吳之計或欲汎舟徑濟或欲四道並

進或欲大佃疆場尚書傅嘏以爲惟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啼不

從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與誕攻東

興諸葛恪救之魏兵大敗壬申春正月昶儉聞之各燒屯走朝議

欲貶黜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

諸葛誕字

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

罪皆宥之是歲雍州刺史陳泰來刺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

而新興鴈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

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習鑿齒曰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隆若推過歸咎執其功而隱其喪則上下離心賢愚解體矣

十六年癸酉夏四月吳師圍魏新城不克

三月漢姜維將數萬人出石管圍狄道縣屬隴西郡吳諸葛恪入淮南

圍新城合肥新城師命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師問于虞松曰今

東西有事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恪悉銳眾坐守新城欲以致

一戰師老眾疲勢將自走姜維懸軍深入謂我并力于東西方必

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

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敕田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

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恪圍新城百日不能下諸將

伺至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死傷大半

十七年甲戌春正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等遂廢其后張氏

中書令李豐與太常夏侯玄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

在中書一歲魏主數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

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鋸築殺之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

韜及夏侯玄等皆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等謀以

兵劫上誅大將軍以玄為大將軍玄與后父張緝皆知其謀遂誅

韜及玄緝等皆夷三族并廢張后

天台胡氏曰曹操殺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此不惟

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

秋七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

髦立之

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會允假節出鎮河北魏主以允當出詔會羣臣魏主特引允以自近允與魏主別涕泣獻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未至道死魏主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時漢姜維攻隴西司馬昭師之弟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魏主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魏主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魏主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師乃謀廢魏主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遂廢魏主以齊王出就西宮遣使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而立之髦卽位以師爲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師固辭相國時將軍徐質與姜維戰臨洮破之

漢兵乃還

尹氏曰書廢其主芳遷之迎髦立之易辭也司馬氏之勢成矣

十八年

魏主芳正始二乙亥

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

馬師師擊敗之

二月鎮東將軍毋丘欽與揚州刺史文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師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儉欽遂將五六萬衆渡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爲游兵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爲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惟河南尹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興疾而東遂帥中外軍以討儉欽以弟昭

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
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基屢請進軍師乃聽進據灑水閏月甲申師

次于灑橋儉將史招李續相繼來降王基復請進軍師猶未許基

輒進據南頓縣屬汝南郡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

復還保項吳孫峻率呂據留贊等襲壽春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

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淮

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

淮北不從淮北謂豫州諸葛誕兖州鄧艾也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

必敗困獸思鬪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

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

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漢縣屬廬江魏置郡屬豫向壽春胡遵督青徐諸軍

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縣屬汝南郡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

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

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使齎書至兖州鄧艾斬之

將兵先趣樂嘉城在南頓縣之北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

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欽子鴛夜攻軍軍中

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眾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鴛

見兵盛乃引還師使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儉聞欽退恐

懼夜走眾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

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進至橐臯在巢縣界文欽父子詣軍降儉走至

慎縣魏屬汝陰郡為人所殺傳首京師諸葛誕入壽春師以誕為揚州

都督夷母丘儉三族師疾篤還許昌留賈充監諸軍事

都督夷母丘儉三族師疾篤還許昌留賈充監諸軍事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

師令昭總統諸軍而卒追贈

謚忠武晉國建追封景王晉

受禪追尊景帝

文帝名昭景帝師母弟也

晉書昭以魏景初二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轉散騎常侍曹爽之伐蜀也以昭爲征蜀將軍副爽與夏侯玄率衆自駱口入漢中漢兵已據興勢爽兵距興勢不得進昭謂玄曰費禕已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爲後圖爽等引軍還禕果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昭還拜議郎及懿誅曹爽昭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漢姜維之攻隴右也懿召夏侯玄歸京師而以郭淮代之以昭爲安西將軍持節屯

關中爲諸軍節度淮攻維別將句安於麴山久而不決昭乃進據長城南趣駱谷以疑之維懼退保南鄭安軍絕援帥衆來降轉安東將軍持節鎮許昌辛未夏四月懿討王凌于壽春以昭督淮北諸軍事帥師會于項增邑三百戶假金印紫綬八月父懿卒兄師秉政壬申十月吳諸葛恪屯東興築西城以拒守師以昭統胡遵諸葛誕伐吳戰于東關二軍敗績昭坐削爵漢姜維攻隴右師以昭行征西將軍次長安維燒營而去會新平羌胡叛昭擊破之遂耀兵靈州北虜震讐叛者悉降以功復封新城鄉侯甲戌九月昭廢魏主芳而立高貴鄉公髦昭以叅定策進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戶乙亥春毋丘儉文欽之亂師率衆東征以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

漢延熙十八年

魏正始二年乙亥

春正月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

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師疾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昭總統諸軍拜衛將軍師

卒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中詔

是時詔命皆出司馬此出帝意故曰中詔

敕尚

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

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詔以昭

為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劔履上殿昭固

辭不受是歲漢姜維圍狄道鄧艾與陳泰并力拒走之

卮言曰春秋譏世卿為其勢之偶國也夫非特立有道之士鮮

不沒於勢者况世執國命孰不景附勢極重而不可反矣司馬

懿死而師秉政師死而昭秉政欲不移魏鼎其可得乎師不傳

弟謂昭可屬大事也孫策且死呼權佩以印綬卒保江東雄才

遠識大畧相同宋杜太后以五季亡於幼主而屬太祖以傳弟

其亦有見於斯也夫

十九年

魏甘露元年丙子

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八月魏司馬昭自

為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晉紀正月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六月進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

之九錫假斧鉞進號大都督劔履上殿又固辭不受八月庚申加

假黃鉞

劉氏曰昭效操而未盡敢者也然奏事不名與贊拜不名則有

間矣終綱目奏事不名一書而已書假黃鉞始此

二十年

丁丑

夏四月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

主鬣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

揚州都督諸葛誕以夏侯玄王凌等之死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輕俠以爲死士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世受國恩豈可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于昭曰諸葛誕必反不如召之昭從之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已遂殺樂綝屯兵拒守遣子覲至吳稱臣請救昭奉魏主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恣等與文欽同救誕六月魏主次項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將王基陳騫圍壽春圍未合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

入城昭敕基歛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二萬人進屯安豐爲欽外執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上疏曰今與賊對敵不可輕動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不可輕動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昭又使

石苞州泰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屬縣

廬江郡

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孫綝大發兵出屯

鑊里

在巢縣界

復遣朱異帥丁奉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

都陸

即楊陸

進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

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走歸孫綝綝斬異於鑊里引兵還建業昭曰異不得至壽春而吳人殺之非其罪也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

間楊言吳救方至大軍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乞糧外救不至蔣班焦彞皆誕腹心謀主也勸誕出戰文欽止之班彞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彞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携其母將部曲來犇時懌與兄子靜等在壽春城中昭用鍾會策作輝儀書以譎靜十三月懌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

景耀元年

戊寅

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

文欽諸葛誕攻南圍不克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踰城自歸于昭昭表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饑困昭乃自臨圍攻城二月

克之誕突出城司馬胡奮擊斬之唐咨王祚等皆降昭悉假位號衆皆悅服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執王基諫而止遂以基爲揚州都督是役也鍾會謀書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漢姜維聞誕死復還成都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

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存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

如大差智伯也

存義之國喪於懦退

如宋襄公

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

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

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旣敷文美又洽推

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

五月魏主詔以昭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昭前後九讓乃止於是增邑萬戶食四縣

劉氏曰懿嘗辭九錫矣止書不受此其書復何昭自加之復自辭之詐已甚矣上書自為下書復辭後書始受所以深誅其心也故自是昭復三命三讓皆削之不書

尹氏曰世變日下姦偽日勝自操丕篡漢務為虛辭以惑世至司馬氏又益甚之今昭既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矣又復辭而不受果何意哉亂臣賊子將以文欺天下綱目盡發其姦正色書之然後手足失墜如見其肺肝矣

三年

魏景元元庚辰

夏五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於南闕下六月魏主奐立

四月魏主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位封晉公加九

錫魏主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

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

今日當與卿自出計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

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

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

此禍殆不測魏主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

况未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等犇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

從魏主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

校尉佃遇魏主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自

外入逆與魏主戰於南關下魏主自用劔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之何充曰司馬公畜養女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魏主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昭入殿召群臣會議太后下令罪狀高貴卿公廢爲庶人使中護軍昭子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爲明帝嗣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丙辰詔進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八月甲寅復命昭爵位如前不受

炎興元年

癸未

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姜維戰敗

壬午八月昭患漢姜維數爲寇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

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執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執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都督鄧艾以爲蜀未有覺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癸未春正月復命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夏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鄧艾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衛瓘持節監軍事秋八月軍發洛陽陳師誓衆將軍鄧敦

謂蜀未可討昭斬以徇

冬十月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晉紀初昭累辭進位爵賜至是蜀捷交至乃申前命曰朕以寡德獲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難不明于訓曩者奸逆屢興方寇內侮大懼淪喪四海以墮三祖之弘業惟公經德履哲明允廣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傳以輔又皇家櫛風沐雨周旋征伐劬勞王室二十有餘載毗翼前人仍斷大政克厭不端維安社稷暨儉欽之亂公綏援有衆分命與師統紀有方用緝寧淮浦其後巴蜀屢侵西土不靖公竒畫指授制勝千里是以收谷之戰乘釁大捷斬將搴旗效于萬計孫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車首路威靈先邁黃鉞未啟鯨鯢竄迹孫壹構隙自相疑阻幽鑒遠照竒策洞微遠人

歸命作藩南夏爰授銳卒畢力戎行暨諸葛誕滔天作逆稱兵揚楚欽咨逋罪同惡相濟帥其螫賊以入壽春憑阻淮山敢距王命公躬擐甲胄龔行天罰玄謀廟筭遵養時晦竒兵震擊而朱異摧破神變應幾而全琮稽服取亂攻昧而高墉不守兼九伐之弘畧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戰不窮武而大敵殲潰旗不再麾而元愍授首收勅吳之雋臣係亡命之逋虜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萬積口成京雪宗廟之滯耻拯兆庶之艱難掃平區域信威吳會遂戢干戈靖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獲又乃者王室之難變起蕭牆賴公之靈弘濟艱險宗廟危而獲安社稷墜而復寧忠格皇天功濟六合是用疇茲古訓稽諸典籍命公崇位相國家于群后啟土參墟封以晉域所以方軌齊魯翰屏帝室而公遠蹈謙損深履冲

讓固辭策命至于八九朕重違讓德抑禮虧制以彰公志于今四
載上闕在昔建侯之典下違兆庶具瞻之望惟公嚴虔王度闡濟
大猷敦尚純樸省繇節用務穡勸分九野康乂耆叟荷崇養之
德鰥寡蒙矜恤之施仁風興於中夏流澤布於遐荒是以東夷西
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爲寇讐者皆感義懷惠欵塞內附或委
命納貢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浮海
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海隅幽裔無思不服
雖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無以踰維翼朕躬下匡萬國思靖殊方
寧濟八極以庸蜀未賓蠻荆作猾潛謀獨斷整軍經武簡練將帥
授以成策始踐賊境應時摧陷狂狡奔走首尾震潰禽其戎帥屠
其城邑巴漢震疊江源雲撤地平天成誠在斯舉功有濟六合之
勲加以茂德實總百揆允釐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訓
而靖恭夙夜勞謙昧旦雖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勞王家罔
以加焉昔先王選建明德光啓諸侯體國經野方制五等所以藩
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齊魯之封於周爲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
官司典策制殊群后惠襄之難桓文以翼戴之勞猶受錫命之禮
咸用光疇大德作範于後惟公功邁於前烈而賞闕於舊式百辟
於邑人神同恨焉豈可以公謙冲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
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弘農雍州之馮翊
凡十郡南至於華北至於陘東至于壺口西踰于河提封之數方
七百里皆晉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夏用率舊職
爰胙茲土封公爲晉公命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尉即授印綬策

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一錫茲玄土苴以白茅
建爾國家以永藩魏室昔在周召並以公侯入作保傳其在近代
鄮侯蕭何實以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進公位爲
相國加緣綬綬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
禮儀刑作範旁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道
和陰陽敬授人時嗇夫反本農殖維豐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
副焉公光敷顯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順庶尹允諧是用錫公軒懸
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播聲教海外懷服荒裔欵附殊方
馳義諸夏順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升
多士寘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國式遏
寇讐苛厲不作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簡恤大

中章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爰整六軍與司征
伐犯命凌正乃維誅殛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公饗祀蒸蒸孝思維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錫公秬鬯一鹵
珪瓚副焉晉國置官司以下率由舊式徃欽哉祗服朕命弘敷訓
典光澤庶方永終爾明德丕顯余一人之休命公卿將校皆詣府
諭旨昭以禮辭讓司空鄭冲率群官勸進曰伏見嘉命顯至竊聞
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制作百代同風褒德賞
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周已藉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
漁者也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
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

以綏天下朝無訛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川北臨沙漠榆
中以西望風震服羗戎來馳回首向內東誅叛逆全軍獨克禽闔
閭之將虜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
慝不作是以時俗畏懷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
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奉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
盛勲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
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廻戈弭節以麾
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勲超以
桓文然後臨滄海而謝文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
平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昭乃受命辟魏舒爲相國參軍
府事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
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漢亡

鄧艾帥衆自陰平踰絕險至江由破漢將諸葛瞻於綿竹斬瞻傳
首進軍雒縣至成都漢主禪降鍾會進軍至涪得漢主敕命亦詣
會降吳人聞漢已亡乃罷丁奉等援兵魏主命晉公以相國總百
揆於是上節傳去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之號馬表鄧艾爲太尉鍾
會爲司徒

甲申

魏成
熙元

春正月魏以檻車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

癸未十二月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吳人
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宜
厚劉禪以致孫休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

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今吳未賓
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因而說之會
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甲申正月詔以檻車
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
斜谷昭自將大軍從魏主幸長安初鍾會將伐漢邵悌言會不可
遣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耶今伐蜀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
惟鍾會與人意同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辨邪及晉公
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
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
我到長安則自了矣鍾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瑾夜至成都
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
子既禽會遂決意謀反既至長安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
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
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
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
兵廢昭更置將吏嚴兵圍守會欲從姜維言盡殺北來諸將猶豫
未決會帳下督丘建以告胡淵淵率兵攻會斬之并殺維
初漢主禪使巴東太守羅憲將兵守永安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
托救援內欲襲憲憲保城繕甲誓以不降及吳聞鍾鄧敗百城無
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衆而西
憲力弱不能禦遣使告急于陳騫又送文武印章任子詣晉公協
攻永安憲與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

憲之圍凡六月晉公遣胡烈將兵攻西陵以救憲吳師乃退

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爲王

魏主詔晉公昭進爵爲王增封并前二十郡追命懿爲宣王師爲景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矣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耳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也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顛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劉氏曰進爵爲王何自進也魏操嘗書之矣於是書昭司馬氏之篡曹氏教之也反覆之理可畏哉綱目于曹馬書辭多同所以垂戒萬世也

尹氏曰昭躬行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人人得而誅之魏朝諸臣如王祥何曾輩拱手事賊又從而加以王爵恬不知耻故書法如此以見昭弑逆之後雍容爵位雖篡勢已成亦如平居無事變迫大臣然者所以著魏朝臣子黨賊之罪爾不然綱目豈予之哉

秋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副相國冬十月立爲晉世子

乙酉夏五月魏晉王昭號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晉紀五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

又曰晉王奏使荀顛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裴秀議官制太保鄭冲

總而裁焉詔以壽春所獲吳參軍徐紹等以使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晉王因致書吳主皓諭以禍福

秋七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

八月晉王昭薨謚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

晉書史臣曰世宗師以獻略創基太祖昭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

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劔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恪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蓄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贊曰世宗繼文邦權未分三千之士其從如雲世祖無外靈關靜

人雖討賊終為弑君二十三

創業類十

帝王開基十

大業篇五

晉升天下章二

武帝諱炎文帝昭之子也初以晉世子嗣晉王

晉紀武帝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歷給事

晉書通鑑卷之一百三十二終

八月晉王昭薨謚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
晉書史臣曰世宗以叔略創基太祖昭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
空存霸圖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劔劍氣浮淮許亂
桐宮齊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恪之端松周公流連於此成
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擊之前於焉北面壯
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贊因撫情類絲絲三千之士其從如雲世祖無外靈關靜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三十三

創業類

十

帝王開基

十

大業篇

五

晉并天下章

二

武帝諱炎文帝昭之子也初以晉世子嗣晉王

晉紀武帝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歷給事
中奉車都尉中壘將軍加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假節迎常道鄉
公於東武陽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侯春二月昭進爵為晉王秋
八月以炎為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事初晉王昭娶王肅之
女生炎及攸以攸繼兄師之後晉王愛攸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

下也言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垂手過膝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爲攸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爲世子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旣茂天表如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乃立炎爲世子乙酉夏五月進世子曰太子七月晉王昭薨太子嗣相國晉王位下令寬刑宥罪撫衆息役國行服

乙酉

魏咸熙二晉武帝泰始元吳甘露元

冬十一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畱王

十二月壬戌魏主禪位於晉甲子出舍於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魏主手流涕歔歔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晉王卽皇帝位丁卯奉魏帝爲陳畱王卽宮於鄴優崇之禮皆

倣魏初故事魏氏諸王皆降爲侯追尊祖父爲皇帝

晉紀魏主使太保鄭冲奉策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於陶唐亦以命於有夏惟三后陟配於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茲厥後天又輯大命於漢火德旣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勳德光于四海格爾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祇承天敘以敬授爾位歷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其欽順天命率循訓典底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弘烈

十二月丙寅設壇於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於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於皇皇后帝

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堯熙隆大道禪位虞舜
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
濟時扶翼劉氏又用受命於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
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於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
於魏也誕惟四方罔不祇順郭清梁岷包懷楊越八紘同軌祥瑞
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於茲炎維德
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
長僉曰皇天鑒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
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寅畏天威敬簡元辰
升壇受禪告類上帝永答衆望禮畢卽洛陽宮幸太極前殿詔曰
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熙帝之載肇啓洪基伯考景

王履道宣猷緝熙諸夏至於皇考文王睿哲光遠允協靈祗應天
順時受茲明命仁濟於宇宙功格於上下肆魏氏弘鑒於古訓儀
刑於唐虞疇咨群后爰輯大命於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
違惟朕寡德負荷洪烈託於王公之上以君臨四海惴惴惟懼罔
知所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我
先王光隆我大業思與萬國共饗休祚於是大赦改元遣太僕劉
原告於太廟封魏帝爲陳畱王邑萬戶居於鄴宮魏氏諸王皆爲
縣侯

晉大封宗室

封叔祖孚及叔父幹亮佃駿彤倫弟攸鑿機爲王又封群從司徒
望等十七人皆爲王以石苞爲大司馬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

何曾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驃騎將軍又以陳騫爲大將軍與司徒望司空荀顛凡八公同時並置晉主懲魏氏孤立之弊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齊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

晉除漢魏宗室禁錮罷將吏質任

魏防禁宗室甚峻又錮不得仕進晉主詔除之又諸將征戍及長吏仕州郡者皆送州任於京師亦詔罷之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有司言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

晉以傅玄皇甫陶爲諫官

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爲之

劉氏曰自靈帝之偏書殺諫大夫劉陶及是八十餘年諫官無書者於是書傳玄皇甫陶嘉得人也晉之初政可謂知所先後矣

卮言曰晉初除拜所謂八公者皆同謀篡國之人也雖亦一時之望而實不足以光史冊垂後世惟是置二諫官庶乎盛朝之休焉

丙戌

晉泰始二年吳主皓實鼎元

春三月吳遣使如晉弔祭

吳遣五官中郎將丁忠如使弔祭還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群臣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遂不出兵然遂與晉絕

冬十一月晉罷山陽督軍除其禁制

戊子春正月晉律令成

賈充等上所刊修律令晉主親自臨講中書侍郎張華親抄死罪

條目懸以示民從之

已丑春二月晉以胡烈爲秦州刺史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

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雍涼之簡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爲患乃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胡烈素著名西方故以爲刺史使鎮撫之晉主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鎮臨淄鎮東大將軍琅邪王佃都督徐州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欲吳人開示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

濟陰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息著慕沒入奚官宜免爲庶人

尹氏曰故漢名臣何葛傳之儔也錄其子晉於是能勸善夫故書予之

庚寅夏六月晉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敗死

壬辰夏晉益州殺其刺史廣漢太守王濬討平之以濬爲益州刺史初王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祜兄子暨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及爲廣漢太守益州牙將張弘殺刺史皇甫晏濬發兵討斬之詔以濬爲益州刺史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

時晉主與羊祜謀陰謀伐吳祜以爲伐吳宜籍上流之勢密表畱
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益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詔濬
罷屯田兵大作舟艦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
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梯蔽江而下
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梯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
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濬雖受中制募
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張敷收濬從事列上晉主召敷還貢曰何
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敷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
爲輕晉主善之

秋九月吳步闡據西陵降晉冬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
祜等救之不及

吳步闡據西陵降晉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以救
之吳荊州牧陸抗帥衆赴西陵擊肇走之祜等皆引軍還抗等比
遂拔西陵誅闡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
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抗
告其邊吏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破各保分界而已
無求細利

甲午冬十二月故魏主晉邵陵公曹芳卒

劉氏曰於是邵陵公廢二十一年矣至是始卒晉魏晉之俗猶近
厚也

乙未

晉咸寧元年
吳天冊元年

夏六月索頭遣子入貢於晉

丙申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時吳荊州牧陸抗已卒晉以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亾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恨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樓而不敢出誠力不足以相抗也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四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楊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抵夏口徐揚青兗竝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一衆執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動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虐將疑士困平日猶懷去就兵臨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吳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晉王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祐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伐吳爲不可祐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失於後時哉惟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

丁亥春二月晉討樹機能破之降諸胡二十萬口
秋七月晉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爲公侯

冬十二月吳人襲晉江夏汝南大略而還

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不
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已
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署都督類
皆與州相近以兵執好合惡離故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
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戊戌夏六月晉羊祜入朝

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晉主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
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
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
百萬之衆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晉主深然之曰成吾志者子也
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冬十月吳人大帥皖城晉人攻破之

吳人大帥皖城謀寇晉邊都督楊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王
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
頃毀船六百餘艘

十一月晉以杜預爲鎮南大將軍

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
事祜卒晉主哭之甚哀南州民間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預
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

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以武昌監留憲代之

己亥春正月樹機能陷晉涼州晉遣將軍馬隆討之

初樹機能久爲邊患僕射李熹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爲出兵重事虜不足憂至是陷涼州晉主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主曰必能乎賊何爲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爲討虜將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得三千五百餘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御史劾之晉主命惟聽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

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乃更議明年出師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博謀朝臣而密與陛下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

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以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東完修江南諸城遠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晉主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會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主乃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勗馮統固爭之晉主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語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兵爲外懼豈非算乎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東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重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授節鉞將諸中軍南屯襄陽爲諸軍節度

十二月晉馬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

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陝隘乃作偏箱車爲木呈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䟽至晉主撫掌歡笑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隆至武威與樹機能大戰斬之

涼州遂平

武帝太康元年庚子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鉞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雷憲等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江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王 出

拒大敗而歸伏兵隨入虜歆而還乙丑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太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充移屯項豫遂分兵益濬戎遣參軍羅尚與濬合攻武昌降之預與諸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至牛渚三月渡江與晉楊州刺史

周浚戰大敗於板橋靚遁去悌遂爲晉兵所殺并斬張瑩等吳人
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
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
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
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
還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渾
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渾曰奉受詔但屯
江北不使輕進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
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濬自武昌順流徑趣
建業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著望旗而降濬兵甲
滿江旌旗燭天威執甚盛吳人大懼吳陶濬謂吳主曰蜀船皆小
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拔濬節度明日當
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琅邪王伷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於
渾濬請降而送璽綬於伷壬寅濬舟師過三山渾遣信要濬暫過
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
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吳主皓面縛輿襯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
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二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
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群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
功也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
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平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軍還
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
同耳苟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

至轅轅而吳已降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楊除吳苛政

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詣荆揚撫慰牧守已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吳人大悅吳滕修帥衆赴難至巴丘聞吳已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交州牧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降附獨建平太守吳彥嬰城不下聞吳已乃降帝以彥爲金城太守琅邪王伉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二十頃歲給綿絹甚厚拜瑾爲中郎諸子爲王

皆爲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

劉氏曰漢高之初入關也書除秦苛法世祖之初至河北也書除莽苛政於是書曰除吳苛政其予晉以弔民之師也

封拜平吳功臣

王渾王濬爭功不已帝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爲當陽縣侯王戎爲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伉二子爲亭侯增金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

尚書張季關內侯張華進封廣縣侯增邑萬戶荀勗以專典詔命
功封一子爲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
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七月
賈充等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不許

冬十月詔罷州郡兵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
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

察舉郡縣長吏而已

悉去州郡兵大

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
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惟兵
是鎮又寧州諸夷接處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
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

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
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尹氏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晉王南平吳會已有徹備之意故
書詔罷州郡兵以著其失

丘氏史綱曰自漢初平元年庚午關東兵起天下大亂分爲三國
至是歲庚子凡九十一年而復爲一

丘氏論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天必立君以主之使之建其有極
以爲天下臣民之所視倣善者有所恃而安於爲善惡者有所忌
而憚於爲惡上必有所不爲而後禁下使之不敢爲苟在上者得
之不以道行之不以義則下倣而爲之固其所也又何以禁其下
哉是故人君之道在乎建極非道非義而得天下則是惟皇之極

不建矣皇極不建徒以其能運智力而攘奪人之所有立法制以驅率人之必從則謂之曰彼能混四海九州於一統致朝覲訟獄之皆歸卽以正統予之但計其所見有而不究其所從來則是儒者作書以教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必爲竊國之侯而不竊方寸之鈞以取誅梟獍豺狼接跡於天下矣跡晉之所以得天下始於司馬懿繼以師昭而終之於炎凡弒一帝廢一帝又弒一后一時王公士夫爲所殺害者非可一二數則其所以處心積慮以謀魏人之家國期於必得不復知有天理人倫者父子祖孫歷四世矣一旦幸中其計死者抱千載不報之冤生者含沒世不平之憤人衆勝天卒莫如之何也已矣後世秉史筆者又復以成敗論事而不復誅其心發揚其奸惡芟除其不義之爲天理人倫於是乎息

滅矣世道將安賴哉世又何用儒者爲哉史綱墨書晉字於圈中而分書其年於下著其雖能得天下而其所不得者乃所不當得雖得之猶不得也使後之亂臣賊子知奸謀詐力雖可以快于一時而公道正論終不能免於後世庶乎國家禍亂其少彌哉

卮言曰晉之得國篡也三世執國命至武帝嗣位而遂取之亦猶不之於漢耳曹氏已作俑司馬氏踵而行之曷足怪焉始武帝業籍累世之雄人用先朝之舊八公如賈充輩晉之功臣魏之賊臣君子固羞稱之及其銳意征吳用人修政若羊祜杜預之略王濬馬隆之功傳玄胡威之直皆彬彬名世之彥也漢魏之際寧有是哉吳爲無道而晉卒滅之弔其民而誅其佞全其君而錄其臣混一海宇寬大著聞蓋業侔於秦皇而德爲優量同於宋祖而功過

之故綱目於平吳之歲卽以大統歸焉而史綱丘氏之說迂矣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三十四 匏瓠編

創業篇十一

帝王開基十一

大業篇六

隋并天下章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華陰人父諱忠後周時以功封隋國

公賜姓普六茹氏以前事詳世系

隋紀曰堅生而長上短下沈深嚴重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為功

曹十五以父勳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

十六遷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周公宇文泰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

似世間人丁丑泰子覺受魏禪是為閔帝宇文護弒覺而立毓是為明帝授

堅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庚辰護弒毓而立是為武帝豔堅遷左小

官伯出為隋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宇文護執政欲引以為

腹心堅以白忠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護忌

堅屢將害焉大將軍侯伏侯壽等匡護得免戊子周天統四年七月忠

卒堅襲爵為隋國公壬辰護伏誅

癸巳周建德二年秋八月周太子贊納妃楊氏

周主聘堅長女為太子贊妃待堅素厚乙未秋七月齊王憲言於

周主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

除之周主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

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周主大舉伐齊堅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

破齊師于河橋會周主有疾引兵還丙申八月內史王軌言於周

主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

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十月周主自將伐齊堅與

越王盛杞公亮為右三軍丁酉春周主平齊堅進位柱國又從齊

王憲破齊任城王高潛於冀州除定州總管尋轉亳州總管

戊戌周主贊宣政元夏六月周主豔殂太子贊立閏月立后楊氏秋七月以

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六月周主豔殂太子贊即位是為宣帝立妃楊氏為皇后堅以后父徵

拜上柱國大司馬己亥正月周置四輔官以堅為大後承右司武

二月周主贊傳位太子是謂靜帝周主贊自稱天元皇帝令趙王招

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迥並之國隋公堅私謂大將軍汝南

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

命

國曾無深恨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

觀堅此言豈有篡心哉然堅處猜虐

之朝而發此言其免者幸也

七月周以堅為大前疑每巡幸恒委居守

庚子

大象二年

夏五月周主贇殂隋公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

徵諸王還長安

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天元昏暴滋甚嘗遣后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闕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隋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為周主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譯即言之天元將遣譯伐陳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

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以堅為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天元寢疾召所幸劉昉等屬以後事昉見周主幼冲以堅為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御節大夫柳裘韋暮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是日天元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周氏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郡守于是始發喪周主闡入居

天臺罷正陽宮以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堅初受
顧命使邗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
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
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爲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
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
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如譯昉之言大冢宰雖六官之長然猶與諸公等夷德林所言則宇文泰
所以輔魏者也及發喪卽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爲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
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
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觀堅此云則矣往往
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
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

以鄭譯爲府長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
肉史下大夫高頰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遣
楊惠諭意頰承旨欣然從之乃以爲相府司錄堅革周宣帝苛酷
之政更爲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以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
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
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
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可復得爲箕頰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
誠如公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執必不得下勉
之

卮言曰賈生云寒者利裋褐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
資也古之得天下者必先有以得天下之心雖姦雄挾數用術

不能外也隋文華周苛政更爲寬大此其收拾人心之本歟
周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討丞相堅堅遣韋孝寬將兵拒之

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已使迥子惇奉詔書召之會葬而以韋孝寬爲相州總管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彭至遣人召純遂執而鎖之六月五王皆至長安迥謀起兵孝寬至朝歌覺之走得免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諸公梁士彥元諧宇文忻宇文述崔弘度楊素李詢等皆爲行軍總管以討迥計部中大夫楊尚希自山東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

周丞相堅殺畢王賢

周雍州牧畢刺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子掩五王之謀不問因詔五王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用安其心

秋七月周青州總管尉遲勤鄆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應相州

青州總管尉遲勤迥之弟子也舉兵應迥迥所統相衛黎洛貝趙

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

公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

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

陵皆應迥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迥使其所署大將

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

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

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烏丸泥等帥青齊

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毫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號
八萬軍于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迴遣使
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
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
爲陳利害又使穆次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
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環金帶遺堅十三鍬金帶者天子之
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
應迴後知穆附堅不得已亦附于堅迴子誼爲朔州刺史穆執送
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迴招徐州摠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
皆不從遂遣宇文胄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以攻仲文
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迴殺其妻子遣檀讓徇地河南堅以仲文爲
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胄丁未周
主以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迴已酉
周主以王誼爲行軍元帥以討之

周丞相堅殺趙王招越王盛

趙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以元胄衛護得免堅乃誣招與越
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都督李
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八月周丞相堅遣司錄高頴監相州諸軍

韋孝寬進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迴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
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迴饒金軍中
慄慄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欲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

將皆國之遺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
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
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以糜紮則自郟公韋孝寬以下莫
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
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
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
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方辭以父在山東又命
劉昉鄭繹昉辭以未嘗為將繹辭母老堅不悅司隸高頴請行堅
喜遣之頴受命自是堅置軍事皆與德林謀之司馬消難以郟隨
溫應土順沔儂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降陳遣其子永為質以求
援八月陳主以消攻廣陵周吳州總管于顛擊破之沙州氏帥楊
難為隋公遣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南豫州刺史任忠帥眾趣
歷陽將軍陳慧紀趣南兖州

周益州總管王謙起兵于蜀丞相堅遣行軍元帥梁睿擊之

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時梁睿
為益州總管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以討謙

梁遣使如周

陳將淳于陵克臨江郡梁主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
執莊手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
顧託梁主奔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
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

漢沔之地

在中南秦華諸山之南

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

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
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迴雖曰舊
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
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
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

周尉遲迴兵敗自殺司馬消難奔陳

高頴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棧頴豫爲土狗以禦
之惇布陣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
其却鳴鼓齊進軍旣度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
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迴與惇及惇弟祐悉將其卒十
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黃龍兵迴弟勤帥衆

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披甲臨陣其
麾下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
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
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
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迴窘迫升樓崔
弘度追之迴罵丞相堅極口而自殺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大將
軍郭衍追獲之堅以勤初有款誠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
復其官爵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誘
擊大破之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走獲迴所署刺史李仲
康檀讓以餘衆屯城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衆
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縣屬曹州仲文誘其城主

徐善淨報之遂取金鄉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
毗羅衆大潰仲文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韋孝寬分兵討
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
州魏州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癸
酉陳將軍魯廣達克周之郭默城城在今靳黃二州之界丙子淳于陵克祐
州城王誼帥四總管至鄆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甌山二鎮
降陳初消難遣段珣圍順州刺史周法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
而南樊毅救消難不及周亳州總管元景山擊之毅掠居民而去
景山與南徐州刺史宇文弼追之與毅戰於漳口毅退保甌山鎮
城邑爲消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之鄆州已蠻多叛共推渠帥蘭
雒州爲主以附消難王誼遣諸將分討之旬月皆平陳紀蕭摩訶

永安聚衆應王謙大將軍達奚儒討之楊素破宇文胄於石濟斬
之丁亥周將王延貴帥衆援歷陽爲任忠所擒庚戌周以堅世子
勇爲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摠統舊齊之地自關以東河汾以北爲舊齊之地壬
子以堅爲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王純 周王謙敗死

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
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基帥衆攻利州總管豆盧勣拒破之
會梁睿至基等遁去睿自劔關入進逼成都謙出戰敗走新都執
斬之劔南平十一月甲辰達奚儒破楊永安沙州平

十二月周丞相堅自爲相國進爵爲王加九錫

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爲相國總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爲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爲隋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隋本紀曰甲子周帝詔曰天大地大合其德者聖人一陰一陽調其氣者上宰所以降神載挺陶鑄群生代蒼蒼之功成巍巍之業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應百代之期當千齡之運家隆台鼎之盛門有翊贊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堯舜情類孔丘憲章文武爰初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軌物縉紳謂爲師表入處禁闈出居藩政芳猷茂績問望彌表往平東夏人情未安燕南趙北實爲天府擁節杖旄任當連率柔之以德導之以禮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風美迹歌訟獨存淮海榛

蕪多歷年所作鎮南鄙選衆惟賢威振殊風化行黔首任掌鉤陳職司邦政國之大事朝寄更深鑾駕巡遊留臺務廣周公陝西之任僅可爲倫漢臣關內之重未足相況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經荼毒親受顧命保乂皇家姦人乘隙潛圖宗社無君之意已成竊發之期有日英規潛運大略川迴匡國庇人罪人斯得兩河邁亂三魏稱兵半天之下洶洶鼎沸祖宗之基已慮生人之命將怠安陸作釁南通吳越蜂飛蠶聚江漢騷然巴蜀鴟張翻將問鼎秦塗更阻漢門重閉畫籌帷幄建出師車諸將稟其謀壯士感其義不違時日咸得清蕩九功遠被七德允諧百僚師師四門穆穆光景照臨之地風雲去來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驟山驟水遐邇歸心使朕繼踵上皇無爲以治聲高宇宙道格天壤伊

尹輔殷霍光助漢方之蔑如也昔營丘曲阜地多諸國重耳小白
錫用殊禮蕭何優贊拜之儀番君越公侯之爵姬劉以降代有令
謨宜崇典禮憲章自昔可授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內外諸軍事大
冢宰之號進公爵爲王以隨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温州之
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
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
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十郡爲隋國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綬遠遊冠相國印綠綬綬位在諸侯
王上隋國置丞相以下一依舊式高祖以讓不許乃受王爵十郡
而已詔進皇祖考爵並爲王夫人爲王妃已司馬消難以陳師
寇江州刺史成休寧擊却之大定元年十二月壬子令曰已前賜

姓皆復其舊是日周帝詔曰伊周作輔不辭殊禮之錫桓文爲霸
允應異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勳彰不代之業相國隋王前加典
策式昭大禮固守謙光絲言未綍宜申顯命一如往昔王功必先
人賞存後已退讓爲本誠垂朕意宜命百辟盡詣王宮衆心克感
必令允納如有表奏勿復以聞癸丑文武百官詣閣敦勸高祖乃
受甲寅策曰咨爾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
國大冢宰隋王天覆地載藉人事以財成日往月來由王道而盈
昃五氣陶鑄萬物流形誰代上玄之功斯則大聖之力而已曰惟
先正翊亮皇朝種德積善載誕上相精采不代風骨異人匡國濟
時撥亂除凶百神奉職萬國宅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輔乃弘道
於代方斯蔑如也今將授王典禮其敬聽朕命朕以不德早承不

緒上靈降禍夙遭愍凶妖醜覲密圖社稷宮省之內疑慮驚心
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輯諧內外潛運機衡姦人懾憚謀用不顯
俾贅旒之危爲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王室作霸之基也伊我祖考
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經武略久播朝野戎軒大
舉長驅晉魏平陽震熊羆之勢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東夏人情
未一叢臺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陘東至滄海比數千里舉袂如
帷委以連城建旌仗節教因其俗刑用輕典如泥從印猶草隨風
此又公之功也吳越不賔多歷年代淮海之外時非國有爰整其
旅出鎮于亳武以威物文以懷遠群盜自奔外戶不閉人黎慕義
襁負而歸自北之風化行南國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寓任重宗
臣入典八屯外司九伐禁衛勤巡警之務治兵得蒐狩之禮此又

公之功也饗駕遊幸頻委留臺文武注意軍國諮稟萬事成理反
顧無憂此又公之功也朕在諒闇公實總已磐石之宗姦回者衆
招引無賴連結群小往者國哀甫爾已創陰謀積惡數旬昆吾方
稔泣誅罄甸宗廟以寧此又公之功也尉迴猖狂稱兵鄴邑欲長
戟而指北關強弩而圍南斗憑陵三魏之間震驚九州之半聚徒
百萬悉成蛇豕淇水洹水一飲而竭人之死生翻繫凶豎壽之短
長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鷹揚出車練卒誓蒼兕於河朔建瓴水於
東山口授兵書手畫行陣量敵制勝指日尅期諸將遵其成旨壯
士感其大義輕死忘生轉鬪千里旗鼓奮發如火燎毛玄黃變漳
河之水京觀比爵臺之峻百城氛祲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
土連率跨據東秦藉負海之饒倚連山之險望三輔而將逐鹿指

六國而願連雞風雨之兵助鬼爲虐本根旣拔枝葉自殞屈法申
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殘賊充斥一隅蠅飛蟻聚攻州
略地播以玄澤迷更知反服而捨之無費遺鏃此又公之功也宇
文胄親則宗枝外藩巖邑影響鄴賊有同就燥迫脅吏人叛換城
戍偏師討賊遂入網羅束之武牢有同囹圄事窮將軍如伏國刑
此又公之功也檀讓席毗擁衆河外陳韓梁鄭宋衛鄒魯村落成
梟獍之墟人庶爲豺狼之餌強以陵弱大則吞小城有晝閉巷無
行人授律出師隨機掃定讓旣授首毗亦梟懸此又公之功也司
馬消難與國親姻作鎮安陸性多嗜欲意好貪聚屬城子女劫掠
靡餘部入貨財多少具罄擅誅刺舉之使專殺儀台之臣懼罪畏
威動而內嬰蠶食郡縣鳩毒華夷聞有王師自投南裔帝唐崇山
之罰僅可方此大漢流禦之刑是亦相匹逋逃入藪荆郢用安此
又公之功也王謙在蜀翻爲厲階閉劔閣之門塞靈關之宇自謂
五丁復起萬夫莫向分閫推轂嘗不踰時風馳席卷一舉大定擒
斬兇惡掃地無遺此又公之功也陳頊因循偽業自擅金陵屢遣
醜徒趨趙江北公指麾藩鎮無不摧殄方置文深之柱非止尉佗
之拜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勤重之以明德始於辟命屈
已登庸素業清微聲掩廊廟雄規神略氣蓋朝野序百揆而穆四
門恥一匡之舉九合尊賢崇德尚恥貴八錄舊旌善與亡繼絕寬
猛相濟彝倫攸敘睦帝親崇獎王室星象不拆陰陽自調玄冥
祝融如奉太公之召雨師風伯似應成王之宰祥風嘉氣觸石搖
林瑞獸異禽遊園鳴閣至功至德可大可久盡品物之和究杳冥

之極朕又聞之昔者明王設官胙土營丘四履得征五侯參墟寵
章異其禮物故藩屏作固垂拱責成沉默巖廊不下堂席公道高
往烈賞薄前王朕以眇身託于兆人之上求諸故實甚用懼焉往
加大典憲章在昔謙以自牧未應朝禮日月不居便已隔歲時談
物議其謂朕何今進授相國總百揆以申州之義陽等二十郡爲
隋國今命使持節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
趙暎授相國印綬相國禮絕百辟任總群官舊職常典宜與事革
昔堯臣太尉舜佐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輔漢不居藩國唯在天朝
其以相國揔百揆去衆號焉上所假節大丞相大冢宰印綬又加
九錫其敬聽朕後命以公執律修德慎獄恤刑爲其訓範人無晏
志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勤心地利所保人天崇

本務農公私殷阜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馬公樂以移風雅
以變俗遐邇胥悅天地咸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仁
風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回首內向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水
鏡人倫銓衡庶職能官流詠遺賢必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執
鈞于內正性率下犯義無禮罔不屏黜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
人公元本闕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威嚴夏日精厲秋霜猾夏必

誅顧眄天壤掃清姦宄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公
十盧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肅恭祀典尊嚴如在情切幽明是用錫
公秬鬯一卣珪瓚副馬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敬
循往策祗服大典簡恤爾庶功對揚我太祖之休命於是建臺置
官丙辰詔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

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虞宮懸王妃為王后
長子為太子前後三讓乃受

周隋王堅殺代王達滕王道

辛丑

周大象三
隋開皇元

春二月隋王堅稱皇帝廢周主闡為介公

二月隋王始受相國白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官大將軍庾季才勸
隋王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
是周主禪位于隋乃下詔曰元氣肇闢樹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輔
惟德天心人事選賢與能盡四海而樂推非一人而獨有周德將
盡妖孽遞生骨肉多虞藩維構釁影響同惡過半區宇或小或大
圖帝圖王則我祖宗之業不絕如綫相國隋王睿聖自天英華獨
秀刑法與禮儀同運文德共武功俱遠愛萬物其如已任兆庶以

為憂手運機衡躬命將士芟夷姦宄刷蕩氛祲化通冠帶威震幽
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發之合位三五豈可足論况木
行已謝火運既興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終之象煙雲改色
笙簧變音獄訟咸歸謳歌盡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貞明故以稱大
為王照臨下土朕雖寡昧未達變通幽顯之情皎然易識今便祇
順天命出遜別宮禪位於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隋王三讓不許
遣兼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奉冊曰咨爾相國隋王粵若上古之
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為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人和百靈而利
萬物非以區寓之富未以宸極為尊大庭軒轅以前驅連赫胥之
日咸以無為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厥有載籍遺文
可觀聖莫逾於堯美莫過於舜堯得太尉已作運衡之篇舜遇司

空便敘精華之竭彼褰裳脫屣貳宮設饗百辟歸禹若帝之初斯
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授下祇天命不可不受湯代於夏武韋於殷
于戈揖讓雖復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晉有魏至周天
曆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道高者稱帝祿盡者不王與夫
文祖神宗無以別也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咸將竊發顧
瞻宮闕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搖蕩三方不合如礪蛇行
烏攫授足無所王受天明命叡德在躬救頽運之艱匡墜地之業
拯大川之溺撲燎原之火除群凶於城社廓妖氛於遠服至德合
於造化神用洽於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圓首方足固不樂推
往歲長星夜掃經天晝見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后之聚除
舊之徵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社玄龜効靈鐘石變音鮫魚出穴
布新之貺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靈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
祇皇靈俯順人願今敬以帝位禪於爾躬天祚告窮天祿永終於
戲王宜允執厥和儀刑典訓升圓丘而敬蒼昊御皇極而撫黔黎
副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盛歎遣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
暉奉皇帝璽紱百王勸進隋王乃受焉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
一郡五百八隋皆有之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於
是置三師三公及五省二臺十一寺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十
一等勳官以酬勤勞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

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
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

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胡氏曰隋文以書生斥德林此猶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

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尹氏曰昔周以兵定天下然封殷後於宋爵以上公觀當時命之之詞所謂統承先王作賓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尤欲使之綿延不絕長保其祀古人忠厚之意蓋如此後世篡竊之主既自以傳禪為文往往反誅斥前朝之族無復遺種夫奪人土地攘人國家傾人社稷掩其所有以為己物是亦不翅足矣而又勦其族使影滅跡絕蕩無炊烟雖自以兵滅人國者殆不若是之慘禍亂相踵遂以為法應如是是豈可以人理論哉綱

目於隋書盡滅宇文氏之族滅而曰盡其惡之之意為何如耶

篡殺相尋展轉屠滅亦徒重君子之歎而已於隋主乎何誅

劉氏曰丁酉殺高緯夷其族之報也隋不鑒之而又甚焉滅國

自蕭道成始書滅其族未盡滅也於是始書盡滅隋之不永宜

哉

隋徵蘇威為太子少保

蘇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周主贊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

三月隋以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韓擒虎爲廬州總管

隋主旣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鎮廣陵和州刺史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併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爲經略隋以蘇威爲納言

隋主以蘇威爲納言威奏減賦役務從輕減隋主從之隋主常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隋主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隋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隋主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謂朝臣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

夏四月隋築長城

長城之役汾州胡千餘人亡叛隋主召汾州刺史韋冲問之對曰夷狄反覆由牧守不稱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

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

隋主潛害周靜帝而爲之舉哀葬於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

秋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隋遣兵擊敗之

九月隋僕射高頴督諸軍侵陳

九月庚午陳將軍周羅暉攻隋故野拔之蕭摩訶攻江北辛未隋以上柱國長孫覽元景山並爲行軍元帥發兵侵陳命尚書左僕射高頴節度諸軍

冬十二月突厥伐隋隋遣都尉長孫晟如突厥

初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以賜之佗鉢死子菴羅以國讓攝圖號沙鉢略可汗菴羅稱第二可汗佗鉢兄子大羅便爲阿波可汗沙鉢略從父玷厥號達頭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與處羅侯爲五可汗隋主旣立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爲周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汗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伐隋隋主患之浚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奉車都尉長孫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云云詳臣道將門計隋主納之遣太僕卿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及間旣行果相猜貳

尹氏曰夷狄之於中國未有以伐書者今突厥乃書伐隋何哉隋爲不道戕滅周氏其女有和親於虜而請兵爲復讎之舉者故綱目特書伐隋以遂其不忘宗國之意云爾不然貴華賤夷其肯使左衽之俗得以加乎中國哉書法如此其旨微矣

壬寅

陳大建十四
隋開皇二

春正月陳主項俎太子叔寶立

陳遣使請和于隋二月隋師還

陳主項俎始興王叔陵作亂傷太子叔寶欲奔隋臺軍邀斬之叔寶嗣位遣使請和於隋隋高祖奏禮不伐喪隋主乃詔頰等班師夏五月突厥伐隋入長城冬十二月隋遣兵拒突厥

五月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四十萬入長城十二月隋太子勇屯兵咸陽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

總管達奚長孺將兵二千與突厥之衆遇于周槃且戰且行殺傷萬計時李崇等皆爲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入寇武威等七郡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沙鉢略懼引兵還

隋罷江陵總管

隋主旣立待梁主歸恩禮彌厚納其女爲晉王妃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癸卯

陳後主叔寶至德元隋開皇三

夏四月杜谷渾寇隋臨洮

隋遣衛王爽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入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爲國安危朕以爲厚歛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

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總管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惟長史李徽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擊大破之沙鉢略潛遁幽州總管陰壽出盧龍塞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爲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劉氏曰突厥再書伐隋矣隋亦書伐何蓋存中國也再書伐隋旣足示復讐之義矣以首加足不可以言侵也

卮言曰綱目再書突厥伐隋豈徒以一女子荼毒夷之序哉惡

隋主之篡微以討賊之義予突厥也然突厥非真能仗義者不過乘時爲寇耳何復讎之有石晉之得國甚於隋而契丹稱兵屢書入寇者惡契丹之強以夷亂華也

陳郢州叛降隋隋主弗納

己丑陳郢州城主張子譏遣使請降于隋隋主以和好不納辛卯隋主遣散騎常侍薛舒王劭聘于陳

尹氏曰治天下國家者不患土宇之不廣而惟患信義之不立自南北分裂招降納叛互相傾奪然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徒負不義之名而已且吾有臣而叛降於敵吾之所深惡也人有臣而叛降於我我乃納而寵之可乎隋惟有見於此故於郢州之降拒而弗納况陳人近方遣使請和今豈以一城之故輕棄鄰

好而啓兵爭之端哉此隋主不納郢州之叛綱目所以特書而予之也後書夏侯苗亦然

五月隋總管竇榮定與突厥戰于涼州突厥請盟而還

四月甲子突厥遣使入見於隋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度口辛酉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于高鉞原阿波屢敗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始時在榮定軍中爲偏將使使至阿波說之阿波遂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聞之乃襲北牙大破之河波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攻沙鉢略破之復得故地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六月庚辰隋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冬十一月隋罷郡爲州十二月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兵部尚書楊尚希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衆實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閑并小爲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易得賢良矣蘇威亦以爲請隋主從之罷郡爲州十二月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隋遣使如陳

增

十一月陳遣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彥聘于隋陳主聞隋主狀貌異人使彥畫像而歸陳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亟命屏之十二月乙卯隋遣蕪散騎常侍曹令則通直散騎常侍

魏澹聘于陳

甲辰春正月梁主入朝于隋

正月壬申梁主入朝于隋服通天冠絳紗袍北面受郊勞及入見於大興殿隋主服通天冠絳紗袍梁主服遠遊冠朝服君臣並拜賜縑萬匹珍玩稱是二月乙巳隋主餞梁主於灊上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降隋夏四月隋伐吐谷渾敗之

隋主在灊上突厥蘇泥部萬餘口降隋庚戌隋主如隴州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四月庚子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

秋八月陳將軍夏侯苗叛降于隋隋主弗納

七月丙寅陳遣蕪散騎常侍謝泉等聘于隋八月乙丑陳將軍夏

侯苗請降于隋隋主以通和不納

九月隋與突厥和親

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釁乘之隋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婦翁乃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物彼之繒絲皆此國之物隋主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有大善意旣爲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往使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晟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慶則要以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云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馬千匹以從妹妻之

卮言曰周女嫁突厥以隋主爲父而隋主女焉此所謂機權也突厥強悍而子之臣之隋君臣若弄嬰兒於股掌之上以此和親安有首下足上之嫌哉後世乃有稱臣妾稱兒女稱弟姪於夷主者視此寧無愧焉

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

十一月壬戌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聘于陳戒道衡當識朕

意勿以言辭相折明年七月庚申陳主遣散騎常侍王詒等聘于隋

乙巳秋八月突厥可汗遣子入朝于隋

突厥阿波可汗寢強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請將部落渡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擊西突厥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奮擊阿拔敗之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隋復置江陵總管

梁主歸殂太子琮立梁大將軍戚所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隋主徵梁主叔父岑入朝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

隋築長城

隋主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四年又發十五萬緣邊築數十城以遏胡寇

丙午

隋開皇四

春正月党項羌請降于隋

冬十月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不許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隋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爲夸呂所殺復立其少鬼王訶爲太子疊州總刺史杜粲請因其豐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鬼王訶復懼誅謀

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以成其惡逆乎乃謂其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惟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

尹氏曰隋主以詐得國獨於叛人不納一節為得體觀其告諭吐谷渾之言可謂義理明白詞旨忠厚真帝王之盛節使隋主每事若此庸可非哉書以予之

卮言曰創業統一之君必有以異於人也以土谷渾之疆數百年而一旦請命使貪邊功後遠大者其不乘釁而圖之乎隋主却其使而且責以慈孝訓以禮法庶幾王言之大矣

丁未陳頊隋開皇七年夏四月隋遣使如陳增

二月陳遣蕪散騎常侍王亨等聘于隋四月甲戌隋遣加使報聘突厥遣子入貢于隋鑑

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于隋因請獵于恒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卒隋主為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沙鉢略遣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是為莫何可汗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旗旛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眾以為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禽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

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
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頊曰骨肉相殘教之蠹
也宜存養之以示廣大隋主從之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爲莒公

八月隋主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
長安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都州
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巖弟荊州刺史義興王嶸等恐弘度襲之
乙丑遣都官尚書沈君公詣陳荊州刺史宣黃侯慧紀請降九月
庚寅慧紀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巖等驅男女十萬口奔陳隋主
聞之廢梁國遣尚書左僕射高頊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守
冢十口拜梁主琮上柱國賜爵莒公

劉氏曰於是蕭嶸蕭嶸驅萬口奔陳隋主聞之遂廢梁國不書
書滅梁何誅意也嘗罷江陵總管矣戚听小犯亦豈不可訓責
而復置焉旣而徵其主入朝又使崔弘度將兵戍之隋主之意
可知矣雖微嶸嶸之舉其能免乎直書滅梁隋志也

冬十一月隋主如馮翊

十月隋主如同州癸亥如蒲州十一月甲戌隋主如馮翊親祠故
社戊戌還長安

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隋主自同州敕
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還隋主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
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

陳臨平湖開

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

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卽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之書益驕末云想彼統內宜如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頴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信州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勵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惟須武昌以下斬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

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州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頴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艦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

乘舴艋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
隋主問其狀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
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効隋主勞而遣之
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叢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而自賣於
佛寺爲奴以厭之

戊申

陳禎明二
隋開皇八

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正月陳主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周羅暎將
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聘于
陳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欲劫奪閭閻
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士
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

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
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
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聞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
誅殄在期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仍散寫詔書
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劉氏曰高頴督諸軍書侵此書伐何叔寶無道也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

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陳主遣兼
散騎常侍王琬兼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隋主留於客館
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
清河公楊素皆以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

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
出廬江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燕榮出東海凡總管
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
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熲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
爲司馬宮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疑滯十一月丁卯隋主
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去潼關三十里陳師誓衆十二月甲子隋主還長
安隋軍臨江高熲謂行郎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
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
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
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爲相惟事詩酒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
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

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
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帝卷之勢事在不疑熲忻然曰得君言
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欺不意籌略乃爾秦王役督諸
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以周羅喉督諸軍拒之楊素下引舟師
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
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
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乃
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王長襲引步卒自安南擊昕別柵
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岍趨白沙遲明而至擊昕敗之悉俘
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
在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八卽江神也江濱

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陳將軍樊毅言於表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領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憲及蕭摩訶皆以爲然奏請再三施文慶等抑之議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險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爲然故不爲深備縱酒賦詩不輟

卮言曰語云江南善水戰故難敵也而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舟師取勝豈南不如北耶吳陳以急荒之主疎忠智之臣彼徒恃江之險而不修備而不知長江與關隘異此用武之地而南北之所共也故巨艦蔽江順流東下而上流之兵不能遏則

勢如建瓴水矣北岸雲屯舟楫畢具而江左之戍不能奪則勢如履平地矣豈須飛渡哉故守江南者備在江北而攻建康者計在上流羊祜杜預王濬高頴楊素其識及此乎

隋文帝開皇九年

配春正月晉滅吳隋滅陳而後大統屬焉詳晉章

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

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群臣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曉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溺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爲中國無船又令沿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幕蔽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旣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之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

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馳啓告
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遣樊毅帥舟師出白下
庚午弼攻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
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
宣諭於是所至風靡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江南父老
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
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辛未弼進
軍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將步騎
二萬屯于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
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
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日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軍

中使魯廣達陳白土岡任忠樊毅蕭摩訶孔範軍以次而北亘二
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弼登山望之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
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陣以待之陳主遁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
無戰意惟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
下死者二百七十二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斬首皆走
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趨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詣陳軍顧之
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釋而
禮之韓擒虎自新林進軍任忠遂帥數騎迎降于石子岡領軍蔡
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衆
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陳主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
殿自投於井軍士引而出之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

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就擒諸門衛皆走
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
股慄向弼再拜既而弼恥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令
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

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

高頰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頰曰昔太公蒙
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由是恨頰丙戌廣入建康以施
文慶諂佞沈客卿聚斂與陽慧郎徐祈等皆爲民害斬之以謝三
吳使高頰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
下皆稱廣以爲賢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於軍令收之以屬吏
帝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

弼與擒虎詔美其功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分守之

尹氏曰施文慶等蔽主誤國罪不容於死廣能誅之以謝三吳
可謂得弔民伐罪之意者宜乎綱目亦書而予之也

陳水軍都督周羅暎降

陳水軍都督周羅暎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
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
遣南康內史呂忠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
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擊之四十
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
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
鎖忠肅復據荊門之延州素遣巴蠻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

其十餘艘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暎陳慧紀子敬業詣慧紀諭旨時諸城皆解甲羅暎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德弃城走豫章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

二月將軍宇文述拔吳東揚州執其刺史蕭巖蕭巖以歸殺之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

陳馮翊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丑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獻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四月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太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

從晉王廣秦王俊入朝于殿庭丙辰帝坐廣陽門觀引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群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内給復十年餘州免其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越公封其子玄英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賀若弼進爵宋公賜物八千段弼與韓擒虎爭功於

帝前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故縱士卒淫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頰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廣之戮臣五佞也未知孔範王瑳王儀沈瓊之罪故得免至是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帝以陳氏子弟旣多恐其在京城爲非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復故陳境十年餘州一年

劉氏曰滅國弔民善政也嘗書魏復益州半租五年矣於是再見

終綱目書滅國書復其民二未有厚於此者也

詔除毀兵仗

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及至德之初鼎爲大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及陳平帝召鼎開府儀同三司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請爲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

劉氏曰秦書銷兵器譏私也於是復書除毀兵仗秦隋一轍矣是後又書收天下兵器書禁民間軍器至於鐵叉搭鈞之類皆禁之隋文又甚矣

卮言曰武王克商嘗戢于戈橐弓矢矣秦銷兵器隋毀兵仗而君子以爲說者公私之心異也

秋七月群臣請封禪不許

朝野皆稱封禪七月丙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後言及封禪宜卽禁絕

尹氏曰諛佞成風已非一日是歲甫平陳國瘡痍未瘳而羣臣已請封禪舉朝豈無一人正議要亦從風而靡此亦盛德之事

直筆書之所以予其君而貶其臣也

本紀曰帝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內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彊兵居重鎮者皆周之重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踰朞月克定三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歛輕刑罰內修制度外撫戎夷每日聽朝日昃忘倦居處服翫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恠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遇關中饑暵左右視百姓所食之物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爲之徹膳不御酒

肉者殆將一暮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土
救斥堠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伏衛之間逢扶老攜幼者輒
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
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存問自強不息朝夕孜孜
人庶殷繁帑藏充實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矣
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
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
懷憤惋旣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朞月尉迴舉全齊之衆一旦
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
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劬勞日昃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
驍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彊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

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
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
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不暴寡人物
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
足以參踪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
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
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哲如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
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剪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
繼踵屠戮松檟纒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
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
諸未爲不幸也



